凄厉的尖叫声响彻寂静的河谷，远在数百米外的山民都被这声音惊动了。村子的大头目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带着几个手下迅速赶到了河边的小竹屋。

小竹屋里的一幕几乎让所有人都觉得有些残忍——村里的恶少阿瑞拿着一把砍竹子的尖刀插进了那个被抓来的“女人”的下阴，刀边上还有一截藕断丝连的短小阴茎，以及两个几乎比黄豆大不了多少的睾丸，鲜血从断口不断淌出……

那个“女人”疼得死去活来，不断地蠕动着身子发出恐怖的狂叫声，漂亮的脸上表情扭曲，挤成一团成莫可名状的样子。而犯下这罪行的阿瑞则面无表情，仿佛是碾过一只蚂蚁或者抓住一只小鸡一样若无其事。! l) |# R& s; g

“你们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！”杨琴还躺在地上，她眼见近来和她朝夕相处还有肌肤之亲的宁兴活生生地被暴力阉割，早就泪如泉涌，眼见村里的话事人进来，她顾不得身上赤裸，下身还滴淌着黏糊的精液，连滚带爬到大长老身前，抓住他的脚，大声哭喊着。. X. u+ U/ s0 B+ {; H  }

两个跟班立刻把杨琴拖到一边，强按着几乎已经陷入癫狂的她。而大头目看到这一幕也是眉头紧锁。他用杨琴听不懂的缅语和儿子说了几句话，然后沉吟了半晌，又吩咐身边人了几句。于是马上他的跟班们立刻跑了出去，不一会儿便带着一些竹箱进来，里面满满的装着的是各种草药和一些现代药物。

“再吵就把你们都杀了！”那大头目看着杨琴，恶狠狠地道，“留你们一条命已经是你们的福气了，如果还不满意，我们就撕票！”

杨琴被塞上了嘴巴，没办法说话，只能呜呜地哭着点了点头。边上的人开始用医药箱给宁兴治伤，一个男人还拿出注射剂给他打了一针，让他迅速镇静了下来。

几个人围着宁兴弄了好一会儿，才给宁兴的伤口处理好，还给他阴茎的伤口处插了根橡皮管来导尿。说来也是宁兴服药的关系，阴茎和阴囊早就萎缩到比幼儿大不了多少，所以受创面积不是很大，但饶是如此也已经疼得几乎要晕过去，而他所感到的痛苦更多是精神上的刺激。4 n\* Z" h% a. H& P" K0 n; C/ D

待他下体被白纱布缠得厚厚几层后，在药物帮助下宁兴已经睡了下去。大头目一群人也押着惹祸的阿萨退了出去，并没有对杨琴说什么，大概在他们看来这种事情没什么大不了。

杨琴一边哭着一边穿上了已经被撕破的衣服，随后跪坐在宁兴边上，不一会儿也渐渐睡着，毕竟这一晚发生的事情让她的承受力早就过载。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只听见断断续续的呻吟声，杨琴才惊醒，原来是宁兴的药效过去了，又被疼醒了过来。

“宁兴……”杨琴握住他的手，难过地看着他。她有一半是男人，知道那里的疼痛感究竟有多撕心裂肺，更不用说被人一刀阉掉，想想就觉得要晕过去。8 \_" [2 Z\* }2 V) q[更多、\*更全小说漫画#视频账号等~，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@在线客服QQ646%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]

“我、我好疼！”宁兴双眸含泪，紧紧地抓住杨琴。) S! V: n\* c- E1 K

“别怕，我在……”杨琴想到自己也没能阻止宁兴的悲惨命运，心里就一阵难过，虽然她也知道她对此无能为力。! C$ l' `: \9 c: M

“我现在……”宁兴朦胧的双眼望着杨琴，欲言又止。

杨琴一愣，才反应过来他想问什么，“别多想了。”她叹了口气，看了看宁兴被包扎得乱七八糟的伤口，却不知道从何说起。

宁兴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但剧痛让他下身根本用不上力气，杨琴扶着他稍稍抬起头，待他看到自己下阴包着的犹带血迹又十分平坦的纱布，心中苦痛已经无以复加。( Q- h3 r5 `! P' e) \  T' ^# P1 D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现在到底算什么？”宁兴忍不住又哭了起来，虽然他心底里一直都有当女人的愿望，但他并没有痛恨作为男人的身份，更不用说如此耻辱性的被性侵犯并且阉割这样的事情，几乎已经摧毁了他的意志。% I- z6 T" V\* C' B- r4 E% v\* z% b( G  F

“别多想了，先好好养伤，其他的，回去再说吧。”杨琴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。这一切都是她引起的，虽说是宁兴咬伤了那个缅人少年才招致这灾祸，但若不是她的关系，两人也不至于落到这沦为囚犯的地步。

“回去，我还能回去吗。”宁兴泪眼婆娑，“让我这样回去……我宁可就去死了！”[一&次购买，终身免费更新，缺失章节等，请记住唯一联%系方式2~4^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#用QQ2775269676]

“别忘了……陈佑还在想办法接我们回去呢，他不是很擅长医术吗，说不定他有办法。”[更多、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#，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^服Q&Q646\*208907以及备用QQ@2775269676]

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杨琴自己也对这种状况没什么信心。

“我……我要杀了他们！”宁兴咬牙切齿，他想起了昨晚被那缅人青年强暴的一幕，最令他羞耻的不是自己被迫肛交这件事，而是他居然被操出了一种快感。他心里既悔恨又害怕，只想着要把这些人全部杀人灭口了才能掩盖自己的耻辱。+ P; i: ]. t9 U3 l3 |7 a) v

“嘘……”杨琴吓得忙捂住他的嘴，“这里是人家的地盘，不要说这种话，万一被听到了直接杀了我们怎么办？”

宁兴心里很乱，但他也知道杨琴说得不错。这时候门又打开了，原来是大头目又来了。

“你的朋友已经把钱准备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他面无表情地道。

“不是说一周吗？”杨琴道。

“那我可以再关你们几天。”老大面无表情，“但是这里缺医少药，你们真的想留下？”

“我们……走。”宁兴咬着牙勉力道。他的伤口疼得很厉害，疼得他身上不断冒着冷汗。( C! N2 I5 V9 R0 J0 H7 c& n6 h\* ?8 w

“你站得起来吗？”老大轻蔑地一笑，随后招招手，身后几个年轻人立刻上前，拿着一卷草席，把宁兴裹了起来，两人一前一后拎着像春卷一样的席子往外就走。2 b- N, m4 J, Z: k( {\* [

“你们可值不少钱，别死在半路上，我们会有很大损失。”这时候又几个人上前抓住杨琴，把她也裹进另一张草席，“山路难走，我派人送你们一程。”4 y  [8 R7 L: g( v\* b2 t$ U

宁兴被包进草席后很快又疼得晕了过去，杨琴因为什么都看不到，心里很害怕，还喊叫了一会儿，但却没人理她，过了一会儿只好停下来，任由人把他们带走。也许是因为昨晚实在太疲劳的关系，过了一会儿，她也沉沉地睡了过去。) U9 T# e3 P\* \_8 H+ ]& J9 y$ b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迷迷糊糊中，忽然杨琴感觉自己被摔在了地上，这一震把她给惊醒了。" [  [! x\* p' z4 r( Z- l; Z\* ~

草席散了开来，外面还是山林里的样子，周围一片漆黑，只有小半截月亮发出暗淡的光芒，堪堪照出身边一个人的轮廓。这人身材矮小，十分消瘦，头发和鸡窝似的，穿着一件破着几个小洞的褪色白汗衫和牛仔裤——正是昨晚那个被宁兴一口咬伤的阿萨，当然，杨琴并不知道他的名字。

可奇怪的是，现在这里除了阿萨就没有别人了，宁兴到哪儿去了？为什么自己被一个人拉到这个地方？& Y8 ~: {4 [, \_7 D\* Q5 w

阿萨现在心里可别提有多高兴了。昨晚虽然被那个人妖咬了一下，但后来村里老人给他看了看，只是皮外伤，给他摸了点秘制的药膏，小半天就养好了伤口。后来大长老安排任务，阿瑞又把原属于他的好差事交给了自己，说是给自己压压惊。6 e9 A& k! A) ^9 `$ o3 W

眼前这个女人虽然是阿瑞用过的，但相貌好，皮肤也是山里人绝对看不到的白嫩，身材比发育不良的村女们强得多了去了，绝对是极品啊！可惜的是玩过之后必须就地处理杀人灭口，不然阿萨真想把这女人给带回家当媳妇养着。

想到这里，阿萨便觉得不适合再浪费时间了，他立刻便开始动手，把这女人按在了草席上。这女人见阿萨这么粗鲁，立马开始大喊大叫起来——可这又有什么用？这里方圆五六十里不见人烟，最近的人估计就是刚把人送到就有急事离开的阿瑞，你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的嘛！阿萨的笑容到这里便越加淫荡了。; \5 ]! Y  H4 ]8 Y2 y

可没想到，阿萨自己没什么经验，而且这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她趁阿萨只顾着上下其手摸她胸部的当口，突然用膝盖大力地顶了一下阿萨的下体。

“哎哟！”惨叫声是不分语言的，阿萨这下猝不及防，给撞了个眼冒金星倒栽在地。+ X2 f2 @0 G6 \_' ^, {4 @

“艹你老母……”阿萨捂着下体，疼得牙齿直打架，顾不上管那女人，在地上翻来覆去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稍微回过神来，却赫然发现，那女人不见了！

“完蛋！”阿萨一颗心顿时沉到了地底，阿瑞再三交代过自己，干完活必须要杀人灭口，最好是尸体都要烧了，所以才到这在山里也算鸟不拉屎的荒凉地方来，可没想到居然让这女人找到机会逃了？$ B) o' D( b' I# z% b0 t

这可是大长老亲自下的命令！要是完不成，那可是要砍手剁脚的！想到大长老家地窖的酷刑，阿萨便顾不上疼痛，立马开始四周搜索起来。" A/ H) W7 z! J7 q' z- f

幸运的是，那女人留着脚印！虽然夜里看不甚清，但是对他们山里长大的孩子来说这不算什么，沿着脚印追了没几分钟，便看见了前面的人影。

“我叫你跑！”阿萨咬牙切齿地追赶上去。那女人显然不习惯走山路，磕磕绊绊的远没他利索，没两下便给追上了。1 Q, @\* N6 J# \/ X1 B" ~, m

“他妈的……”眼见逼近，阿萨三步作两步窜上前去，一把抓住那人的手腕，可一入手他便感觉不对，这不是那细皮嫩肉的小娘！

前面那人赫然回头，表情说不出的惶恐和惊讶，却是个男人！

阿萨一懵，不对啊，怎么是个男人？而且形容相貌和那女人完全不同，不可能是一个人！

趁他楞神的时候，这男人立刻抽出手，又往前走去。2 L6 P: F, z. Y$ l+ Y

阿萨心想不对，又想再抓住他，可此时前面正是一条直道，那人人高腿长，跑得比自己还快，阿萨只得眼睁睁瞧着他越跑越远。% M) k, T% ?! E) C, F# N" S

“这真你妈邪门！”阿萨摇摇头，只好回去继续找线索，今晚要是没能找到那女人的话，自己也没办法回村子交差了。+ O! d/ Y5 x, L

\* v: ~! A6 Q. C4 A

话分两头，却说宁兴这边，因为受伤很重的关系，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白天的事情了。睁开眼后的场景不再是阴暗的竹屋和诡异的山林，而是洁净的房间和满脸焦虑的陈佑。# D$ Y2 x2 [+ a2 u5 I2 n

“你终于醒了！”陈佑见他醒来，欣慰地道，“放心吧，这里已经是缅甸的仰光了。我可担心死了，伤口有些恶化，要是醒不过来，就怕有生命危险。”

看着陈佑熟悉的面容，宁兴不由得又开始冒起了眼泪，他发现这两天来他流的泪恐怕比之前二十年都要多了。4 B$ F/ u" ]+ h3 e8 l- ~) f\* W1 Z% b

“别起来了，好好躺着。”陈佑按住他的手，“那群人把你放在一间破屋子里，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你在哪儿，没想到竟然出了这种事情，能不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？”

只有我？宁兴听到这话心里一惊，他艰难地转头四下张望，果然……没有看到杨琴。

“杨琴人呢？”宁兴不安地问。[一次购买，终身免费更~新，缺失章节等，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#QQ646208907以@及备用QQ277\*%5269676]

陈佑摇摇头，没有说什么。4 d8 J0 K2 d0 J% f/ V: M/ }5 e

“可恶！”宁兴握紧了拳头，心下大恨，“这群畜生！”# x: h- T" W% t( p. {

随后他把这几天来的种种遭遇给陈佑说了，甚至连被人强暴的事情也没有隐瞒。陈佑听了后表情很是愤怒，“这群人渣，明明说了要保证你们的安全！可不但现在你这样，杨琴也不知道给弄到哪儿去了。”

“杨琴是死是活还不知道？”& J- h0 A. k% k. U) Z/ o) I/ r

“不清楚，但是……”陈佑语气凝重，显然他并不乐观。

“陈佑，我要报仇！”宁兴流着泪道，“我的仇，杨琴的仇……我要他们全都死！”

“我知道了，一定会给你讨个公道。”陈佑果断地点点头，“不过当务之急是先养好伤……你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下床了。”  M8 ?' {; e; m( d; m5 a1 T

“我的伤……”宁兴语气犹疑，不知从何开口。

“不太乐观，阴茎和睾丸组织全部给切除了，好狠的一刀。伤口处理地不专业，要不是送回来得不算太晚，只怕就要失血过多而死了。”  f% W+ ?! z; S  Y

“那我现在算什么。”宁兴面色很难看。$ {- E7 B- o; c  g; m8 V, O

“科学地说，算是无性人吧。”陈佑叹了口气，“就算移植了新的器官，也没办法恢复性功能，现在的医学还是比较落后啊。”

“我现在，呵呵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”宁兴凄凉地苦笑，“从来只是停留在假想的事情居然将要发生了。”

“你决定了？”陈佑严肃地问。

宁兴缓缓地点了点头，心里却不知道是无奈还是期待。很久以前他就知道有变性手术这种事情，但这从来也只是作为了解，并没有想过真的发生。“我现在无路可走了，只能一条道走到黑。”

“不管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支持你。”陈佑握住他的手，认真地道。

“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……”宁兴道，“手术的事情，也麻烦你了。”

“放心。我这就去准备，这不是小手术，得用心才是了。”1 F' @. g4 H# m. I% |4 |0 `& G

“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。”宁兴忽然又道。6 o) F! S2 u% Z& o) S- V9 o$ b

“怎么了？”2 k5 d3 S; r- }) N$ \_% U4 A\* Y- [9 }% A

“杨琴那里，最好还是想办法找一下，只要还没确认她死了，总还有希望。”. i! j  ~( c# |1 d) b\* x6 G( s# W

陈佑望着他，长出了一口气，“你总是这么好心，可要不是她，你们又怎么至于落到劫匪的手里？”4 n! Z% Y7 t# L\* {) O# H

听了他的话，宁兴沉默了许久，喃喃道：“或许，这就是命吧。”